

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》丛书

人

走不远的昨天

范小青
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走不远的昨天

范小青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走不远的昨天

著 者:范小青

责任编辑:包兰英

封面设计:王 欣

出版发行:吉林人民出版社

(中国·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市朝教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9.5

标准书号:ISBN 7—206—02922—1/K·103

版 次:2005 年 7 月第 2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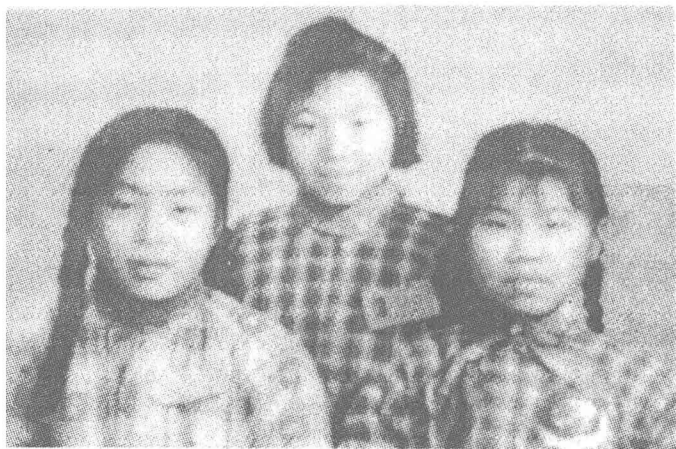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 000 册 定 价:23.4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前面永远有阳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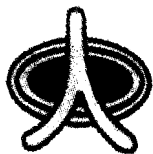


1970年离开苏州前与同学合影（左一 为作者）。



1971年，乡下与母亲、哥哥合影。

背负苍天的一代(总序)



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，有一个特殊的年份不应该被忘记，这就是1968年。现在45岁到55岁之间的人，应该清楚地记得那一年。伴随着毛泽东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的发表，数千万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初、高中学生离开父母，打着红旗，背着背包，乘着火车、卡车、马车，从沪上，从京华，从大大小小的城市，像遍布960万平方公里的河流一样，源源不断地涌向关东、塞北，涌向巴山蜀水、版纳丛林，涌向黄土高原、荒漠戈壁，涌向千千万万的山庄、村落、农场。那场面是波澜壮阔的，那情景是激动人心的。从那时开始，演绎出一代人、乃至几代人的悲欢离合，演绎出了共和国的一次新的嬗变。

从生根开花的初衷到席卷回城的大潮，从大有作为的雄心到一无所有的惶惑，从待业的焦虑到寻觅出千姿百态的归宿，从恢复高考的希望到临时工与出国留学的天渊之别，从“文革”10年浩劫到



20年改革开放的震荡，历史给一代人出了一道几乎死谜一样难解的命题。在解答这个命题的过程中，有血的殷红、汗的辛酸、泪的苦涩，有艰难中的求索与逆境中的崛起，也有放弃求索的夭折与沉沦。30年中，一代人跨跃两个时代，历尽人间的苦辣酸甜。

如今，在当年数千万知青大军中，有的人崛起了，成为我国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和骨干；也有许多人始终没有在时代的变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在历史潮流的涌进中沉入河床。我无意于对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做简单的类比和解释。人是历史的、社会的，同时也是个性的，人的成功与失败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总结。但是，在逆境中奋发拼搏，把种种的人生经历变成财富，把最大的苦难咀嚼粉碎，凭着一股坚定的意志朝前走，却是一条成功的公理。我相信，正是靠着这样的力量，许多人走出困惑，走向新生活；也正是靠这样的力量，我们的国家才一次次地从黑暗走向光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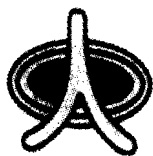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》丛书。这套丛书的推出，适逢我国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其意义在于，时隔30年后，向人们提醒，不要忘记这段历史。这套丛书将陆续推出陈建功的《十八岁面对侏罗纪》、高洪波的《也是一段歌》、肖复兴的《触摸往事》、叶辛的《往日的情书》、赵丽宏的《在岁月的荒滩上》、陆星儿的《生是真实的》等十



余部作品。丛书的作者都是这场“知青运动”的亲历者，也是这一代人中活跃在当代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表人物，对于这场“知青运动”，他们当有更为深刻的体验，更为清醒的领悟。相信他们的叙述、他们的辨析，对于今天的人们对30年前的那一段历史，对30年来历史的认识，是有帮助的。

我自己也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。在我的亲人和朋友中，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人也有很多。回想这30年，感觉就像背上了整整的一座苍天。天是厚重的，有千百里高，有亿万钧重；天又是空灵的，不会把人压倒。30年的历史，怎样去看，怎样去对待，我拿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即使有一个答案，对我自己是适合的，也不见得对别人适合。但是人对于历史，尤其是对于亲身经历的国家民族的大时代的历史，不应当忘却，也不应当耿耿于怀。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代人背上的厚重的历史，也不要被它压垮。就像背负苍天，把天背在身上，把脚踩在地上，去求索，去生活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遭际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。衷心地祝愿以“老三届”为代表的共和国的长子们肩负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，义无反顾地、出色地实践它、完成它！也衷心地希望当代青年能从父兄的历史足迹中，更深刻地去解读历史、去体会人生的经验和教训，清醒、理智、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时代的大潮，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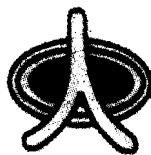
兴的历史进程中留下“这一代人”的坚实足迹！

姜大明

1998年2月于北京

注：总序作者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、中华
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。

自序



写这本书曾经过了几个反复，虽然是几个月内的事情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竟有一点遥远的感觉。

3月7日，那一天我不在家。包兰英辗转地找到了我，她的电话是打到我的手机上的。我平时不用手机，偶尔出门带着方便些，因此，朋友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手机号码。当时，我正在外面吃饭，手机响了，我有些奇怪，接着便听到了包兰英的声音。

包兰英的话，一下子就让我动心。这本书，我很愿意写，但当时我也脱口而出地说：“可惜我不是老三届。”

包兰英说：“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，虽然丛书以‘老三届’命名，但在不是老三届的作家中，与老三届经历相似的也行。”

我犹豫地问：“行吗？”

包兰英毫不犹豫地：“行。”

我再次动心，又问：“时间要求紧不紧？”

包兰英说：“紧的，7月末前交稿。”



包兰英是东北人，我们这儿习惯说“月底”，她说的是“月末”，我听了有一种亲切温馨的感觉，虽然我与东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。

我又犹豫，同时在心里排了一下我在7月末之前的创作计划，心头不禁浮起一团阴云。我说：“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。”

包兰英说：“行，过几天我再给您打电话。”

我把这件事放开了，没有指望包兰英再来电话，但是，包兰英的电话很快就来了，我却是拖泥带水，仍然支支吾吾。包兰英说：“这样吧，我把这套书的编纂方案和合同先给您寄去，您看看再说。”

3月12日，我收到合同，合同的第三条：“甲方应于1998年7月31日前将上述作品的誊清稿交付乙方。”当时，我正为身上背负的繁多的创作计划烦心、急躁，所以，就让合同在抽屉里躺了好几天。最后，我给包兰英写了一封诚恳的信，把合同退了回去。我感到自己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完成这本我十分想写的书，寄回合同的时候，我心里是难过的。

包兰英在收到退回去的合同后并没有放弃，她又打来电话，说：“您不参加，很遗憾的，能不能再考虑考虑。”

我已记不得当时我是怎么说的，其实，我知道自己的心又动了。

包兰英说：“这套书的第一批已经出版，我给

您寄去，您看一看。”

于是，包兰英给我寄来了两套书，一套是《大智慧箴言录》丛书；另一套是首批推出的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》丛书的5本书。这里有我熟悉的作家肖复兴、高洪波、赵丽宏、叶辛、陆星儿等。

我还在考虑。

期间，包兰英又来电话、再来电话……终于，她将合同又寄来了，我在合同上签了字，再给她寄去。

她收到我的合同，打电话给我，说：“合同收到了，下面就等您的稿子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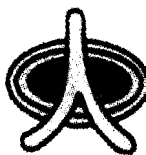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：“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的。”

我不知道包兰英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工作了几年，曾经编过多少本书；我也不知道今后有没有机会见到包兰英。但是，包兰英这个名字、这个人，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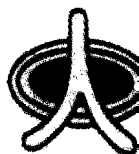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我匆匆地将手里的其他活儿打发了，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，追寻我的不算长的历史。

范小青

1998年7月18日



走
不
远
的
昨
天



目 录

背负苍天的一代(总序) / 姜大明

自 序

第一部分 从前以来

1966 年夏天或者冬天	1	
母亲与人生	9	走
搬 迁	16	不
外公和外婆	27	远
母亲与外公	32	的
父亲与外婆	40	昨
五七干校	46	天
小学同学	49	

第二部分 另一种学生时代

远 行	57	
二十五年没去乌镇	67	
文 满	78	
医 生	83	
水 荣	87	1



敲麦泥	93
世间桃源	98
王老师	104
考高中	106
永不忘记	1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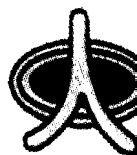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部分 独自远行

无人作证	116
高中阶段及插队的开始	119
日记七则	119
插 队	139
进 步	143
铁姑娘	147
在乡下演戏	151
路线斗争	155
病	159
梅 埕	184
金钥匙	190

第四部分 后来的故事

夜 归	196
第一笔稿费	201
衣 服	206
镜 子	208
浓妆淡抹总相宜	210
外婆离开我们	213

恋爱季节	216
体 验	226
五 姨	230
表 亲	234



第五部分 亲情篇章

家务事	238
烟 属	243
我家保姆	246
牵 手	250
旧藤椅	252
旧家具	255

第六部分 生活与写作状态

不像作家	259
下辈子做什么	263
速不求工	265
写 信	268
坐在山脚下看风景	270
人 生	273
清 唱	276
我生活和写作的地方	282

走
不
远
的
昨
天

第一部分 从前以来



1966 年夏天或者冬天

1966 年夏天，父亲走在一条街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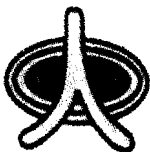
傍晚，天渐渐地暗下来。这是一条绿荫覆盖的街，在古城，这样的街曾经很多。

父亲穿着灰色咔叽布中山装，佩戴着毛主席像章，踩着街面上的石子，感觉到了脚底下石子的坚硬。人不可能同时穿过两条河流，也不可能同时走过两条街，但在 1966 年夏天的那个傍晚，父亲似乎真的同时走过了两条街。

现在，父亲已无法回忆那些细微的往事，但当时他正穿越着人生的难关，他不知道自己将会走向何方！他心里很乱，也有一点茫然。

这是一条奇怪的街，街上有热闹的公园和喧嚣的体育场、体育馆。现在，父亲每天下午到体育馆下围棋，棋社有老人、年轻人和孩子；夏天，电风扇在头顶上呼呼地转。奇怪的是这一切的热闹和喧

走
不
远
的
昨
天



器永远只在大公园和体育场的内部发生和消失，它们不外泄到街上来。担着大公园和体育场的这条五卅路，一直是一条安静的街，绿荫覆盖。古城中的其他街道都先后地喧腾起来，而惟独这条街依然宁静。大公园和体育场仍然在这里，街依旧是老街，树依旧是老树——法国梧桐树。1984年到1985年间，我很想进省作协的专业创作组，梅老师来苏州考察我，他问了我许多问题，其中，就有关于法国梧桐树的问题。很惭愧，我对法国梧桐树一无所知。

后来，肯定发生过许多事情，父亲当年没有想到，他也无暇去思考以后的事情，他终于走进了他要去的地方——地委食堂。

我们曾经在许多年内走进地委食堂又走出来；我们端着空碗和锅进去，打了饭买了菜再走出去，一切进行得正常有序。家里的钱总是在半个月以后就用完了，不到月底父亲就要东借西挪，将剩下的日子过完。

另一方面，母亲总是在翻箱倒柜，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多余的。天气热起来，有一条混纺的粗布裤子，也许暂时用不着了，母亲就叠起来，放到我的手上，说：“你拿到宫巷的当铺去，他给五毛钱就卖。”

我说：“哦。”

许多年后，哥哥开玩笑地对我说：“这是你的第一次出征。”